

潛江縣志卷之十

知縣事劉煥纂修

邑人朱載震編著

門人劉遵俊校正

河防志

禹貢敷土濬川九澤既陂九川滌源荊州之域江漢朝宗于海沱潛既道潛故大禹所治也改邑以來去江差遠輪衰延亘規郭七百餘里周環皆漢其東北陬爲景陵西北陬爲荊門東南陬爲沔陽西帶江陵南襟監利內有重湖沮洳暴漲苦墊頻年漢水橫溢城郭田廬悉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一

委巨浸設隄防編圩頭專官督治顧廼屢築屢潰議洩議障卒無良謀請泐請協費不貲而厲滋甚陂且滌神禹不廢矣詎賈讓三策可用一而去二乎夫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壩成而陸海興堅版築以固疆畝分支流以緩狂瀾水利時用大矣哉作河防志

潛舊隸南郡陵原鹵隰形勢與水遷改地名數更易莫紀舊志曰江自出峽而下勢若建瓴至荊州地勢平行衝嶺始甚明嘉靖以前議於南岸留虎渡郝穴二口以殺江流二口俱訶潛之西南由虎渡入則蟬

子湖三湖爲潛池由郝穴入則青林蘇湖爲通津利
無兩全是以隨開隨築厥後江漢並漲深谷爲陵民
且田而廬之故嘉靖庚申黃潭一決瀰漫數百里人
烟幾絕黃潭鎮在虎渡上流至丙寅十月荊州知府趙賢大議
修築凡歷三冬而績乃成立隄甲法爲守曰是始無
江患焉漢自襄而下水行山間一折入郢經馬良而
東夾岸曠夷南接沙洋荆門地則潛之西南境也北指
陳洪京山地則潛之西北境也自嘉靖丁未決沙洋而
西南巨壑直走江陵分爲支流者九隆慶元年癸酉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二

合荆承之力以畢此役其年遂移爲夜汊之決北岸
則陳洪楊林泗港相繼而決此塞彼潰潛四境爲壑
矣明年甲戌四月巡撫趙賢舊爲荊州知府習知水利疏請

畱決口讓水止於謝家灣西岸沿河修築支隄三千
五百丈中一道爲河水患雖仍而西南可收半效又
疏請開泗港舊河於北岸直趨景陵漢川出漢陽而
沿江之害戢迨萬曆庚辰以後則又爲白鶴車塉之
決矣嘉靖以前漢之流爲潛也北決則荷湖黃漢班
家灣當其衝南決則縣治爲巨壑顧縣以東舊有沙

口罈子口白馬廟口以分之而後達於沔自沙洋決而潛流緩諸口遂堙僅以一綫受蘆淤之委今西南日淤以高而縣治將爲仰納之區有司者歲議築隄而開河之議不講此猶止兒啼而塞之口也縣周廣七百二十八里皆爲重湖民多各自爲垸環隄以居明初修築各垸隄勝有罈子湖泗港乾新口各支河分殺水勢嘉靖三十九年諸垸隄半決而支河多塞民甚苦之議者曰上流之遷徙其害小下流之淤塞其害大襄安之防水惟以修隄爲上策而其遷徙之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三

勢非人力所能爲也故欲濟民艱莫急於防水患欲防水患莫急於修決隄濬淤河開穴口三者備百千年經久之謀其在是乎

漢水自嶓冢達襄郢經內方

今馬良山

至縣北三十里播爲

三汊河入於江

三汊河一名三江口

其一汊東逕張截港接車墩交景陵境過漢川至大別

入江

此漢水入江之正流也禹貢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

江三澨在景陵境

其一汊西南逕夜汊河過雙鴈直逕其南流過直路至

新口爲江陵境下交監利境自雙鴈下西折一支爲
芟芭河歷周家磯直逕其西流至要口分南北汊汊
南至枵角交江陵境汊北交荆門境

自要口北折一支逕王東港至

鯽魚口卽荆門界

先自枵角上三里東折一支爲柴家河稍

下爲楊家河又先自周家磯直逕其南流爲浩口楊
家河滙浩口直逕其下流爲江陵境監利境又先自
周家磯上一里東折一支爲龔家渠下渠折一支東
南逕流溪口熊家口二十里爲監利境又折一支西
南流過紅碧到交江陵境監利境

此漢水入荆江之支流也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四

其一汊自蘆淤入楊林直逕其南流爲排沙渡又直逕
其南流爲縣縣城郭廬舍濱磯岸歲苦河水撼盪過
縣爲班家灣又直逕其南流爲總口又直逕其南流
爲許家口下出楊林口爲監利境

自此下至新潭出口入武昌江先

自許家口東西折一支十五里爲監利境稍下至栢
口爲沔陽境

自此亦下滙新潭口入武昌江

又先自總口西折一支

爲馬丹河十里出直路河河狹斜尋闕又先自縣河
東折一支爲洛江河水屈曲夾古縣城盤繞無駛迅
湍駭其排沙渡先爲西河逕巴家套過龍淵入馬市

潭南會于鍾子口一入荊州一入沔陽尋關此漢水由潛東

五代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自荆門綠麻山繞今縣沱堤

淵直接沔陽延亘二百餘里築隄以障江漢之水名

高氏隄一曰仙人隄趾尚存

宋乾道七年十月湖北漕臣李燾修江陵潛江縣里社

虎渡二隄是時潛江屬湖北

宋紹興二十八年監察御史都民望上言江陵沿江北

岸古隄名曰黃潭建炎間邑官開決引江水為險阻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五

以禦盜既而夏潦漲溢荆南潛江以下千餘里皆被

此害近因民訴始塞之乞令縣官隨方修補從之

元至正七年承務郎鄭文暹疏築兼行民漢德之邑人

安惟懷有記記載藝文志

明天順二年高家壩決東衝河即今縣城外河西河塞

成化六年白洪坑隄決一千餘丈

成化七年縣治決縣丞李鏞築隄禦之廣三尋築二仞

袤八百餘丈沿岸夾樹榆柳通車馬往來名花封隄

安福張司業有頌華客黎學士有詩

安福張業花封隄頌并序 荆之潛江蓋以水自漢
出爲潛而名邑也其地皆平原低窳江漢交流之所
多湖港魚鱉歲五六月間漢水泛濫衝突加以江之
支流漲溢一望千里渺無畔岸縣之東古有隄以防
漢水民有莫居近年來隄爲洪濤所齧縣治之公私
宇舍悉爲淹塌其害甚盛迺成化壬辰之孟冬浙之
黃巖李侯崇恩拜命丞是邑首進耆老民吏詢縣之
急務咸曰此隄不修民其魚矣李侯可其言卽於是
冬操畚鍤輦土石修築斯隄民驩趨之李侯所夕循

行勞來其間旬月落成廣三尋崇二仞袤八百餘丈
是以通車馬便往來公私廩宇稻菽桑麻悉有賴焉
名曰花封隄傍咸植榆柳夏以蔭行人冬以蔽冽風
民甚德之頌聲載道藩臬大臣悉嘉與焉春坊庶子
今少詹事華容黎先生大樸來是邑美以詩章四方
士大夫賡和成帙而刑曹郎中姚江吳節方判府事
甚加獎勵又爲之序引予亦以手足之愛遠至客城
道出於潛聞民頌李侯之德政不特此隄防已李侯
黃巖故家叔父祖都御史從兄會嘗宰吳安時從弟

遂南京粉署大夫皆卓犖有爲此三公者予所接見
而其族之衣冠榮貴余所不識者尤衆李侯生長其
間漸染薰陶是以出而爲政克知大體而急先務以
成此禦災捍患之功民稱頌不已誠可謂能不負家
世矣余遂爲之頌以貽潛民頌曰 潛之爲邑漢水
所歷沮洳卑溼 歲夏及秋沱江交流爲患甚尤
縣治東蹊古有長隄民賴以棲 夫何近年崩嚙于
潛公私患焉 有丞李侯惟民是憂隄首以修 舉
之紛紛築之登登礮鼓弗勝 不旬月終告厥成功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七

永利無窮 千門萬戶惟冒惟祐頌聲載路 我居
昔泐我田昔湖民幾其魚 我居今屋我田今粟民
底于穀 石塘名胡徐隄名蘇二賢齊驅 花封隄
修成於李侯可以匹休 我經潛水爲此頌美將貽
無止

華容黎淳詩二首 隄抱花封十里餘漢庭有吏善
河渠遮闌水潦爲城市驅遣蛇龍放澤菹惠及人民
禱國政名同草木載坤輿便應採入新圖志特筆畱
教大史書 旣道范潛又作災惟君今日獨興哀人

誇少府多能事我愛朝廷得治才保障千年形勝在
桑田百里畫圖開四民安堵樂生業會見恩光早晚
來

成化八年白洑隄成

自六年決開三年隄始成

成化十年江汭決知縣周相修之

弘治五年夜汭隄決知縣史華督主簿劉正常築之

正德元年夜汭隄又決通判趙景鸞奉文改築新隄三百六十餘丈

正德十二年巡撫都御史秦金檄通判趙景鸞知縣莫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八

瑚修車塼長隄一千餘丈 莫家潭決黃漢大漫布

政使高季鳳築之 太平決布政使高季鳳築隄六

百丈 班家灣決布政使高季鳳築隄一百六十丈

嘉靖元年八月水決柘林漂歿王恕等九十六人還灌

西城洪濤巨輪漂逆有聲官解民廬盡圯男婦吞納

水口無算知縣敖鉞疏請減免錢糧上勅部覆納其

所請

疏載藝文志

十月知縣鉞胥視濬築奏請於河東岸

皇莊新洲地掘河道水東行殺其勢以存縣治上勅部覆又納所請

知縣敖鉞請開新河疏題爲懇乞天恩開挖皇莊
淤洲消除水患圖存縣治急救生靈事本縣建治實
當襄漢下流地勢最低訪之父老建置之初潛水從
排沙口經縣治北西流而南會於罈子口一入荊州
一入沔陽天順年間排沙口淤塞又從高家壩衝開
一河流經縣之東亦會於罈子口而分新河衝開之
時去縣不下里許後因高家壩淤洲歲漸高起突出
江中激水西射將縣治東北二方隄岸晝夜齧割卽
今北隄崩塌尚餘城脚然亦不過二二三丈厚東隄近

北處則自今年八月初六日以次崩塌僅餘二二三丈
而已尚又折裂勢甚難支蓋縣治地位本隄縣之東
建學學之前建按察分司學與分司卽倚逼東隄隄
內因先年取土築牆及陸續取土加隄今已窪下成
塘江水平隄之時水面高於城中地面一二丈餘今
東隄一決水卽內灌一川之瀉勢若夫來虛腹受侵
豈能吞納首衝學會次衝縣衙在按二分司以及府
館迎浪而倒居民屋廬悉不能存而一邑生靈皆將
爲魚鱉矣方今冬水消涸暫保目前萬一襄江復漲

冬前卽暫可保明春決不能存臣目覩心憂不遑寧處目前之計惟只得將隄內取土幫貼一重但掘挖大澗而隄脚愈虛外蓄內盪况是沙土豈能久固臣往復相視惟有將高家壩淤洲挖開取河流順下方可以殺水勢舍此不爲決不能以圖存但沿江一帶淤洲盡屬皇莊掌管不敢擅便臣竊伏思之陛下龍飛當天四海一家尺地莫非其有何少此洲且一洲之子粒視一邑之生靈孰重愛子粒而存一洲視愛生靈而存一邑孰大伏望准臣所言特旨降下許臣

卽於冬前水涸之時併工開挖則水勢可殺縣治可存生靈可保臣等幸甚生靈幸甚若仍循故事委勘覆奏方許動土則來春水發緩不能及矣此蓋數十年之積患以遺於臣今日之事萬分迫切不敢緘默坐視臣敢欺誑臣甘萬死緣係懇乞天恩開挖皇莊淤洲消除水患圖存縣治急救生靈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具本於嘉靖元年十月十二日差陰陽生謝懌齋奏奉聖旨該部知道 戶部復本畧云看得知縣敖鉞所奏臣等竊料前項沙洲係近年沙泥淤積

窪者蓄長蘆薪高阜者種時雜穀不係州內額數中
田收子粒數亦不多苟可救一縣之民何惜一洲之
地特在聖心轉移之間耳所據知縣敖鉞建議前因
相應准理合無候命下之日本部移咨湖廣巡撫右
都御史張琮轉行該道守巡官員親詣該縣督同知
縣敖鉞拘集該縣父老從公踏勘要見潛水先年從
排沙口而下後於何年又從高家壩衝開卽今城脚
有無拆裂縣治是否危急如果高家壩沿江一帶淤
起沙洲阻截水勢衝射城脚縣治將危生民受害卽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七

令該縣查照見在鄉戶市民僉點夫役及此冬春之
交併工開挖務使潛水順下流之利斯民獲帖席之
安而縣學城郭公私廬舍因而保障無虞實爲便益
事完通將挖過沙洲開過河道丈尺造冊奏繳仍造
清冊送部查考仍將淤洲新增子粒實數若干布政
司就行安陸州轉行管莊內外官員照數除豁初九
日奉聖旨是

嘉靖二年二月濬皇莊河泗川河成民歌曰轉危爲安
兮敖公有江公如可借兮我終無歎名恩江河

嘉靖四年秋大水民多殍知縣周延奏請免秋糧

疏載藝文

嘉靖二十三年水逼北城知縣黃學準建石磯廟祀梅

榘學準自撰記

見前饗祀志

嘉靖二十五年水決東河

嘉靖二十六年沙洋決播為支流者凡有九

嘉靖二十九年又決

嘉靖三十一年又決深谷有為陵者

隆慶元年築沙洋夜汊決其北岸泗港楊林洲決民謠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三

曰吾鄉本澤國年豐亦樂土家家足雞豚處處開場
圃奈何邇年來北溟頻作侮風雲特地興濤浪兼天
鼓一決失丘陵四望盡江浦真身魚鱉中出沒蛟龍
藪稚子作釣鈞老妻作網罟雖得魚蝦食更被征徭
苦景物最蕭條胥吏何芻午是年冬通判屠炳督寒
綿亘二十餘里

隆慶四年知縣梁棟開小河於梁家灣

梁家灣在夜汊對岸七里引出

策口河緩漢勢也

萬曆二年巡撫都御史趙賢疏請開穴口復故道上允

所奏檄知縣李之珍濬開泗港舊河濶五丈左右岸支隄各延三千五百丈

巡撫都御史趙賢請開復穴口疏 題爲開復穴口故道以殺水勢以保隄防事該本院親詣被災州縣問民疾苦據景陵縣民鄧伸等稟稱該府所屬舊有小河口丁家河泗港口張截港黑流渡瀨泛降沙口罈子口等處流入各湖往時二三十年不聞一決隄堦後自嘉靖年間富豪侵占湖地私圖已利陸續築塞止存二三口不能殺水以致三十九年迄今隄堦

無歲不決等情據此爲照沿江兩岸舊有前項穴口以殺水勢故隄堦可保地方無虞乃近歲築塞以來隄堦愈高水勢愈大衝決之患無歲無之則下流不通故也夫加築舊隄則徒勞而無補訪求新口又累議而未定然則爲今日計孰若查開舊口盡復其本有者之爲易哉且各口築塞未久故道猶存稍加開濬即可疏通况耆民輩生長河畔年老如因其言鑿鑿有據而有司者止是疏通舊口用力當亦不多智巧者既無詞以推避勢豪者亦何計以阻撓揆之人

情事雖似爲妥當續據該道委官德安知府馬文燁
承天府同知謝汝韶通判屠炳言及該縣掌印官親
詣各口查勘得丁家河張嶽港黑流渡漁泛淶沙口
鐔子川等六處淤塞已久難以開挖泗港口見今淡
窪水漲卽能疏通不甚費力止有謝家灣决口應畱
小河口應濬合動銀穀分委官員管理各緣由呈詳
奉批覆勘間續奉案驗除小河口照依原議外看得
謝家灣决口中間高低寬狹不一未甚疏通尚當挑
濬及兩岸支隄俱未委官督理誠恐漫無責成未免

視爲故事其泗港口原係舊道見今水通其間卽有
淤塞用工當亦不多而兩岸支隄年久損壞亟宜趁
時修補豈容姑待來年及照丁家河張嶽港黑流渡
等處俱係殺水故道旣在淤塞盡當開挖今乃或謂
不通別流或謂已爲田廬明屬阻抗難以准信但該
道府稟稱地方災傷人力不敷始候各工完日另議
外仰該道會行該府選委的當官員卽將謝家灣泗
港口各應濬去處並應築支隄再加估勘各要見應
挖者若干濶若干幫築支隄高厚若干見有里夫若

千不敷錢糧若干作何區處一面擇日興工一面具由呈詳以憑具題等情奉此又經行據承天府申稱准本府通判黃應麟牒稱遵依親詣泗港倒口踏勘得本港見係一河止有河口原日築塞近已衝開尚餘一半未甚疏通必須挖開濶大斜近江水以爲吞納之地而腹內量加疏通庶不壅塞水自大通丈量得河口應濶四十弓其內止照舊河廣濶自河邊起至居民秦瑞屋後止計斜長三十九弓又自秦瑞屋後起至衝決橫隄止長一百八十弓俱應稍濬自橫

隄量起長二十六弓中心有六七尺濶不必施工又自此至楊湖則口計長七百六十五弓其中地形頗高見今水已乾涸應挑濬以通其流自則口起至居民丘廷蘭屋後止俱要有水直至景陵出口益無阻塞其鄰港支隄東岸趙林垸起至傅家垸中洲垸止該加幫隄垸共計五千八百四十五弓又西岸楊湖垸起至三汊口止亦該加幫隄垸共長二千六百五十五弓又郭家嘴至諸通口止計長一萬三千弓內應築倒口三十八處共長一千五百弓又據潛江縣

申稱知縣李之珍帶同驛丞鄒子賢親詣丈勘得謝家灣西岸支隄東自謝家灣至崔家垸唐林湖口止共計倒口一十九處通共五百六十丈內黃猗垸倒口二處共五十三丈地勢低窪應築高一丈五尺脚寬六丈結面二丈五尺地名石剝烟墩倒口二處鄭蒲垸倒口一十三處馬猗垸崔家垸倒口二處共五百零七丈地勢畧高俱築高一丈二尺脚寬五丈結面一丈衝塌低矮舊隄四千四百七十丈高低不等內沱埠垸沿江低矮舊隄四百一十二丈五尺應築

脚寬一丈二尺結面六尺馬猗垸舊隄五百七十丈應加築脚寬三丈高五尺結面一丈其餘石剝烟墩馬市潭等垸支隄共三千四百八十餘丈舊隄低薄不等俱量地形增幫各以高至一丈二尺脚寬至一丈五尺結面一丈爲度又該承天府知府趙濬覆議得泗港舊跡橫廣約有五丈今止就中修濬不必加濶惟兩岸支隄仍各去河二三丈謝家灣口係新決河道廣狹尚無定形今當疏濬之處亦各照泗港以五丈爲率其二口淺淺難以懸測止照濬處通流而

止合用錢糧若干數目俱以明白合無一面行委照磨劉繼先專管泗港荆門州同知陳延華專管謝家灣仍委通判黃應麟董理潛江縣知縣李之珍時常親詣工所稽查夫役其二處不敷銀三千六百六十四兩一錢請乞早賜處給等因到臣俱經備行布政司查處前項銀兩隨據該司回呈查得庫貯別無堪動錢糧止有德安倉糧銀八百八十兩一錢九分八釐減存祿米銀一千六百七十七兩各王府備用祿米銀六百五十六兩七錢六分九釐并未完萬曆元

年分原派楚府廣阜倉祿銀五千三百三十一兩五錢俱係作正支銷之數堪以動支據此卷查先准工部咨爲廣德意陳民隱稽實効以建永利事該兵科給事中劉鉉題條陳內一酌疏濬該本部議行湖廣撫按嚴督各該道府州縣掌印等官即將承天荆岳襄陽等府所屬九穴十三口并泗港罈子口等處逐一召集耆老查勘要見某處原係洩水處所廣開溝渠或被豪家填築責令退出務要照舊疏通及查有支渠之應浚塘堰之當開如本官疏內所陳者一一

著實舉行庶下流無阻而隄塍得固等因奉覆欽依
備咨前來已經通行查勘及出示咨訪未報續該臣
巡歷各該府屬親詣沿江一帶閱視二次節經案行
勘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湖廣監察御史
李枻議照湖省素稱澤國荆承尤屬下流自川陝而
來水勢最急每遇泛漲洶湧特甚雖有隄塍勢難保
固而往年所恃以爲消導之區者實爲前項穴口且
分洩下流在理本爲至順而開復故道於事亦不甚
勞今據荆西道議開泗港其畱謝家灣二口以殺漢

水約計工費除起夫外尚少銀三千六百六十四兩
估勘明妥業已興工但地方頻年災困兼以各處修
隄前項不敷銀兩委難措辦旣布政司查有前銀堪
動似應允從如蒙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准將前項穴
口容臣等行令布政司將庫貯前銀并催完祿米銀
分發各該道府督率委官雇募人夫上緊修濬不敷
之數仍容臣等另處其各附近穴口之家敢有阻撓
者聽該道府從重究治完日細加查覈各承委府佐
等官督理如法克効勤勞者特加獎勵或怠玩悞事

及冒破錢糧者據法懲戒庶水勢得以疏通而隄防
可免衝決誠一勞永逸之圖地方千百世之計也奉
旨該部知道

萬曆五年知縣朱熙治建乾河口石閘名潘家閘城流以瀆
馬狷負郭之田歲無儲者

萬曆七年知縣朱熙治建朱家灣木閘引輸巴家套委
注疏直路便民二河洩東湖白湖七皖之水入大河
西陽諸皖始得播種民甚德之

萬曆八年夏五月夜以水大漲秋七月白鶴寺決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九

萬曆十一年水潰縣城官民廬舍圯者以萬計

萬曆十四年湯家口隄決知縣王建中築大隄於內地
縣治賴以無虞厥功偉焉秋八月十五夜決淡江隄
民居林木沈爲淵有釣叟爲歌曰淡江一釣叟天爲

鑿淡池一夕風雷迅丘陵俄傾移倏然成大壑雲物
望中疑隱隱龍巖窟蒼蒼江海濬古來多變幻今日
始知之風靜魚兒喜泥香燕子知芳春宜載酒清夜
好垂絲適興憑魚鳥無心逐鹿麋百花潭上水閒賦

白鷗詩

萬曆二十五年車塼院決知縣曹珩築之高十丈廣倍之袤九百餘丈更名車塼院爲長塼院隄八月河水震盪池井俱溢

萬曆二十六年知縣曹珩濬修泗港水道

萬曆二十八年知縣潘之祥濬修泗港水道近港市豪緣闖豎爲奸塞之

萬曆四十一年知縣王念祖邑太僕卿歐陽東鳳上議疏泗港河不果

知縣王念祖議 余嘗親蒞泗港閱塞口隄堦見隄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二十

內民船湊集皆自京景運穀而來沿隄而止不知此河所通者遠也復操小船視兩岸隄皆屹然如山東爲趙林楊傅中州垸西則爲楊湖三汊口二聖寺凡二十里而爲郭家嘴中皆河濶水深由郭家嘴而分爲二支一爲汪二港至張池口出連口大江一支由曾賢口至魚星河而又分或由竹筒河出雲口或由線河出團風皆入於江然自郭家嘴而下余不能至焉要以父老所稱合之傳誌所載原委昭然以爲開則由衝決塞由淤漲萬無不可信者也由郭家嘴而

登高塋一望蒼翠南達太平北麗青山非菜非禾可
以供燎而不可以供食者楊林等坑之蘆葦也鳩呼
鵝立擁車載道言之而哭聲動地慰之而歡聲震天
楊林等坑之災民也審其所以昔之高腹自泗港塞
而永鎮之淤漸高楊林等坑爲之壑但有水之入而
無水之出也能無漂沒乎若是則不宜塞而塞宜開
而不開其故何也一由府總之營私當永鎮之未決
而塞泗港府總之爲湖池者皆高壤也一由經紀之
專利潛江豆多穀少皆自青山來非泗港莫可由也

塞泗港而欲糶者不得不減價有力之猾賤入而貴
出之若欲搬運而脚夫百倍悉受其利則其塞而不
開者居民壟斷而又假太府以爲之祟也以還末之
賈而防務本之農以一人之私而戕萬民之命不大
毒乎使之開而楊林諸坑之水可出也且楊林之田
可淤也目今可舒其害而日後子孫亦得享其利此
猶以一方言之也蕩蕩漢水承天而下無二道焉築
而不疏勢不能驟下則必決自永鎮議築而余已憂
之計凡水之故道皆當宣洩洩之必自泗港始今永

鎮將告成而下邑益爲凜凜試開泗港以殺其勢而
潛之南北諸垸無不受其利潛之城池倉庫無不受
其利者可不再計而決也以其開塞之故言之往者
不具論萬曆二年兵科給諫劉亦嘗請濬穴口以殺
水勢撫臺趙題請委官開疏動支官銀二千餘兩修
築內河兩岸垸隄隄塍至今存所謂屹然如山者是
也嗣後二十一年曹知縣開之三十二年潘開之此
數公者畱心民瘼所傳皆正人君子也使開之不便
則當時何不聞有水害也正人君子甫至而卽議開

甫去而卽議塞其開也以旨以明文其塞也僅奸人
一丸泥耳曾不聞有正大之議主持其間而後塞之
也爲今之計考之往蹟而議可塞也議塞者曰太平
垸受害夫太平在中洲垸以內其地高以中洲受水
開泗港而中洲之水大亦或浸及太平然太平自有
隄可加而高也自救良易欲塞泗港而中洲以北永
無望矣可謂公平太平垸內半係府總歲受經紀之
利而假之威故爲是言耳又曰景陵受害夫以鄰爲
壑余必不若是但江自承天而下泗港之河通景陵

夜汊之河通監利蘆泆之河通潛沔如謂景陵塞泗
港則監利何不塞夜汊潛沔何不塞蘆泆蘆泆在潛
而潛不塞泗港不在景而景不塞潛乃代爲之塞以
自貽害也耶且聞之景陵護城隄較潛隄更爲高厚
景陵之河尤爲巨浸倍于潛之蘆泆也卽開之何害
于景陵又况景陵之病水也自有永鎮青山諸水豈
在泗港之一縷乎天下事未有有利而無害者開之
利曰殺襄水之勢曰通災垸之水曰守各垸之淤開
之害曰費熟垸加幫之功曰減居民壟斷之利相提

而論輕重不較然也哉語云三人謀則從二人余亦
欲廣詢之也初詣其地宣言曰疏河之役有言便者
自爲一義先竟其說有言不便者亦自爲一義後盡
其辭乃言便者數百人而言不便者無一至也意僉
謀已合乎及踏勘完還至中途人已散盡復有數輩
倡言了無片紙而以塞口始末來投及接閱非書生
出位之謀則異邦請托之柬雖經府廳獨斷亦含糊
而不得其情不知當時何以服人也前縣安亦嘗議
開摠其立案揣地勢體民情陳利病悲不確然井然

迨遠方勢要之言一歷之耳而議遂不行任事之難
如此余今查下民剝膚之陳體上司愛民之心據一
已耳目之所及將無所顧忌而意在必開豈曰非
常之原夫亦證故道于水涯景前賢之芳躅耳謹議
邑人歐陽東鳳報書 建議之公私利害之大小多
寡洞然又何必贅一辭

邑人劉道隆報書 王道本乎人情此河之開從來
稱便非當事者力持之徒使撓者得以申其說耳今
條議甚悉至夜汊之通監利蘆汊之通潛沔泗港之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十四

通景陵開則俱開何故爲景陵塞此河以自貽害也
尤爲不易之論當路者不得不從矣

邑人歐陽東鳳與太守議開泗港書 做縣江漢間

一澤國也上流澎湃下口壅塞水一入潛永無出路
而泗港一河原爲宣洩故道適奉按臺批詞方在勘
議尚無定論乃景陵士民遂從旁阻撓大都謂泗港
淤塞多年一旦議開則永鎮之害未杜泗港之水又
來走請就其言而爲景陵謀之夫景陵之害莫大于
永鎮然必下流疏通吞納有地而後永鎮可築築亦

可保若水口壅塞則萬里奔流之水束于一縷之河
洶湧衝決何所不至恐永鎮之害終無了期矣該縣
士民知永鎮之害而怯于夫力之費遂置永鎮而專
議泗港若曰永鎮之費既省而泗港之水不來則計
莫便于此耳夫水必有所歸不來于景則往于潛矣
景陵亦當平心設處我阻其來誰肯獨當其往乎况
其來也不過以景陵應洩之上流還洩于原有之故
道非潛江之水而以景爲壑也亦非先本無河而創
議自今也又不過假道景陵以達于江非如潛江之

入而不能出也來而有所洩卽來何害開而于永鎮
有濟則開反爲利不急講于人已兩利經久可行之
完策而謬執其損人自便苟安目前之煩論其于利
害大小之際抑何恣恣也泗港自萬曆初年奉旨疏
濬屢塞屢開河身依然船買通行而詭稱淤塞多年
以抹殺明旨此其咎不專在景陵蓋近港居民豪有
力者以塞港而後京景穀船緣隄住泊賴以致富恐
開則船隻徑行無由得利故璫焰方熾則倚太府爲
崇璫勢稍衰則借景陵爲援多方鼓動百計苟撓景

陵士紳居處遙邈不知該縣所關係政不在此故墮其術中而莫悟耳做邑縉紳矜矜自守溪谷小民亦皆樸野遜懦本不欲妄有陳說但彼既嗷嗷求勝義不得無言而處此伏乞老公祖轉行勘議疏排與曲防孰公孰私泗港去景陵與潛江孰遠孰近潛江北城一帶沿河街市有無崩塌而士田與城池孰重孰輕開故道以自救與壅水口以病隣孰是孰非潛江四面皆洿池與景陵半壁皆沃壤者孰苦孰樂從公分剖力爲主持以解倒懸以息鬻爭合邑幸甚

又與兩院議開泗港書 嘗聞水無全利亦無全害通之則利壅之則害分受則利獨衝則害去而有所洩則利來而不能出則害故神禹先疏淪而霸主禁曲防此利害得失之大較也做邑泗港離縣治纔二十餘里有古河一道分洩上流以達于江蓋水必由地中行而後勢無橫逆民免昏墊所從來舊矣曩者潛景之議嘗出于一故趙大中丞題請疏濬亦擬景人鄧伸等之條陳原任兵科給事中劉鉉之疏議非專爲潛江而開也其後附港市豪有利于築口以停

商船而私壟斷者黃綠太府持議閉塞無何而曹尹
開之已復塞而潘令再開其塞也實藉太府司校爲
崇其開也亦由敝縣官民主持未聞景陵出一言阻
之也三四年間豪民見太府虐焰稍衰遂改而倚景
陵爲重復藉漢川爲援該縣士民墮其術中而潛景
之議始岐而爲二矣然亦自知病隣甘言俛求未嘗
顯然詆潛江之爲非也至今日而是非愈淆囂競益
甚潛江以塞爲病潛而景陵亦以開爲病景夫使水
而果由潛以入景也則潛江何敢損人以自利然而

水之經行自有故道也由承天而下一支從泗港通
景陵一支從夜汊通縣西而通監利一支從蘆泖徑
通潛江河道見存邑乘具載今潛江旣已自受蘆泖
夜汊之水矣而應通景陵之水必欲障之以注于潛
不知潛以景爲壑乎抑景以潛爲壑乎不知疏故道
者爲病隣乎抑曲防者爲病隣乎何其不自反也又
使果有利于景無損于潛也潛江亦何苦過分畛域
浪費唇舌然而今之潛江非昔之潛江也十年以前
宣洩有路猶可代景受水今監利沔陽潛水諸湖俱

已淤塞一入于潛永無消除之期致令楊林中洲黃
漢等數十坑田悉成沼閭殫爲河夫假道景陵以達
大江景陵猶不肯受乃驅其來而有所洩之水以注
于入而不能出之潛豈景陵田土有稅糧而潛江獨
無稅糧乎景陵士紳有廬舍墳墓而潛江獨無廬舍
墳墓乎何其不恕也泗港密邇縣治一隄橫亘水流
迅直每逢夏秋水漲由蘆泖直衝北城迤東一帶逐
年崩塌迺近城脚相去纔十餘丈耳年復一年不知
將來作何景象田土爲輕城池爲重故潛江士民憂

在睂睫乃景陵遠在百餘里外以由泗港迂迴達江
亦藉口衝城冀以聳聽何其不情也十年之內曹尹
潘令目擊潛民困苦兩次旣開河身如故而曰淤塞
年久何其誕而無稽也頃者按臺謁陵道經敝邑連
名控訴批縣查勘王令親捺舨艦詳察水勢復稽考
舊牘詢訪輿論從實具申批道覆勘正待議定通詳
而景陵士民遽爾張皇阻撓蓋景人言景潛人言潛
令景者爲景令潛者爲潛此人情所必至無足爲怪
若景人旣越境以防川又先人以防口居已于利而

嫁害于人則義之所不出也况潛景同爲台憲賜履之地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有何軒輊雖以景陵之膚慙致煩憲牌然止禁居民之盜決不禁通國之公議則其一視之公痾瘵之念亦可觀矣鳳自忘葑菲粗陳梗槩伏乞台臺委官查勘同一澤國也水自承天而來景陵何以不當分洩而潛江何以獨當垂注同一赤子也景陵何以防水病隣而潛江何以代隣受病同一水也兩縣俱有近港田土涓滴入景陵旣曰莫大之害而潛江何以獨有淤田之利相

去百餘里之景陵旣恐衝城而二十餘里之潛江何以獨無牖戶之憂如一語無驗鳳當與父老子弟同受斧鉞之誅臨啟不勝激切不勝惶恐

知縣王念祖濬河議

詩云漢之廣矣漢之於江可

見其勢尤浩漫乃今之漢水兩涯相距不過一二里而已所稱廣者何在孟子亦言決汝漢治漢水者利用決謂其壅塞之易必衝決而爲害也乃今則以隄爲命真所謂止兒之啼而掩其口耳上古之時不聞有隄水至則均受之極淺淺耳自有隄而水勢反居

上田反居下一決而害不可勝言矣河形若之水勢如瀉數百里內積歲月之久能無蟻穴乎寸瑕而萬丈爲墟當水至之時東救而西已崩上圯而下乃緩概潛之地歲築而歲浸亦可歎也稽之典籍自郢以上至於內方以達漢口有大別諸山爲門戶之鍵入江必不能捷設有支流以分之有湖堰以瀦之如小河口泗港黑流渡諸口夜以湖諸窪皆以通漢水之脈而使之不波也近皆一切塞之惟弊弊焉以隄爲事余自壬子冬至楚迄于丙辰未見有能自全者每

太息言今之治水當一疏而一塞不當專務畚鍤惟譚京山以余言爲然餘無不掩口笑一日有道尊問及築隄何法乃得長保余言保隄無法今當議疏道尊咋舌曰此非吾所敢聞蓋各口與湖地皆爲豪家腴產必不肯復爲水道而上官多北人亦未能親履其地故往往爲目前之計非真念百姓之利害也倘有洞悉原本者必從吾言矣

太府永鎮決徵役修築知縣王念祖揭之乃止

知縣王念祖揭 潛江之于永鎮不當築也不必築

也不能築也亦不暇築也奚以明其然漢之廣矣不可遏也上流下塞不決不止決永鎮而水出京景其勢旁殺潛之隄尋常能禦之矣是永鎮之災乃潛之利也若築永鎮而下決之水潛將不可保豈有興工築隄以自速其害者乎故曰不當築永鎮決而潛之受害者豈曰無之然東北一衣帶耳於潛之城邑無故也若永鎮築而一帶可免西南則已亘地矣拒虎進狼何利焉况以一方而疲一縣之力又何異以一指失肩背故曰不必築潛民築潛不出門庭極急而

亦極易若赴役於二百里之外將派之於田乎而民不堪命將雇之自官乎而公廩皆虛故曰不能築潛有七十二垵無一隄不增加無一人不戮力若爲永鎮助將兼而舉之無此力也將舍而就之無此理也且永鎮築而水勢將倍於昔緣江者靡不有戒心而工亦將倍之故曰不暇築後又云自古以來無有與水爭道者障之不若疏之今不議疏而議障障之永鎮能不決之京景障之京景能不決之潛沔蓋自太尉言之永鎮多太監尉地則保永鎮而已利合荆西

而言則有一方受決卽非生民之利烏在其爲全策也况永鎮之役旋築旋潰亦無必固之方若聽其缺陷以殺水勢而於決口兩岸築隄以防爲壑之田築隄之費亦足相當然而永鎮安潛江亦利矣此則本縣所願協力者也意者地勢人情有所不可乎永鎮工成本縣急自爲計築隄之外更當濬河查嘉靖間知縣敖鉞奏請縣河東岸掘恩江河隆慶間知縣梁棟開新河一道於梁家嘴以洩夜汊水萬曆初年知縣李之珍開泗港金河今故道猶存而皆淤塞夫使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三

江水汎濫自爲衝決不若先爲之地以洩之揭之上以爲然

太府議築趙林知縣王念祖持之堅止不築

知縣王念祖議 趙林之役全以爲景太府之於潛有分土無分民也安得舍景而全責之吾民乎且此役費力多而成功寡成則景受其利而敗則潛當其害不若姑待之府以爲然遂不築

萬曆四十三年總口歲苦決沔委役於潛知縣王念祖力持不可上以責沔沔乃全役築之

知縣王念祖議 隄實潛之地也潛之隄固不能令
沔人代築然既爲潛之隄沔人何能強潛之必築乎
如以爲不相關則於沔無與如以爲相關則止論利
害何分彼我沔人自貽伊戚於本縣何尤守巡駐沔
會議者以沔害實甚責沔全築

崇禎四年排沙決經沔陽羊皮白麻出黃荆口會仙桃

鎮河過漢川至大別入江

此漢水東南由潛入江之截流也

崇禎五年築排沙犇決

崇禎六年築三月犇決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三

崇禎七年築犇決

崇禎八年築又決

崇禎九年巡方御史荆西守大叅蠲夫價六百六十二

兩檄薛主簿築之隄最峻六月犇決

崇禎十年造木排障水歲稍稔明年夏犇決

崇禎十二年巡方御史林檄沔陽景陵潛江各捐夫價

銀一千兩遣鄭巡哨築之

崇禎十四年決野貓塌

崇禎十五年築又決

崇禎十六年李自成攻陷潛城民多歿止築隄河水
平歲有秋大率疏則利築則害止不築則平語曰前
事者後事之師也可逆觀已

本朝

順治元年至四年止築河水平連歲大稔

順治五年築邊江隄

順治六年築邊江隄成

順治七年景陵沔陽興築排沙荆西觀察使以徐旗鼓
督築名旗鼓隄是年楊家灘決蘆泆決茉莉灣決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三

順治八年築茉莉灣

順治十年景陵沔陽額築楊家灘成更名騎馬隄高家
壩決

順治十一年分巡孟僉事築高家壩成因立碑名孟公
隄是年傅家灣決河西諸壩盡決

順治十二年傅家灣築成高家壩決余家灘決河西諸
壩盡決守巡兩道會集州縣議畱野貓壩以殺水勢
不果安陸府同知馬逢臯知府李起元詳議公築知
府李公詳 看得潛隄築洩之議三州縣士民各挾

私見聚訟紛紛前議畱野貓場一口以殺水勢蓋因
權利害之輕重不得已而爲此通變之說景沔人先
不執爭而後有繁言屢控不已情詞亦極迫切計惟
變通之中更思變通誠如戎廳所議不若仍舊新增
加幫兩岸潛江自修護城隄沔陽與潛江協修傅家
灣景陵與潛江照原派分數協築余家灘其上下危
險處倍加高厚以遏怒濤以聽水勢之自循故道而
職府于此猶有過計者潛隄旣關景沔安危一築之
後欲潛人代爲保護潛方自顧不暇利于疏洩而乃

責其培葺補救此必不得之數也請于築後酌分汛
地以重責成如傅家灣余家灘野貓場一帶隄內旣
有沔景之田自有沔景之人令受利諸紳與潛人之
同受利者公議設立隄長數人量給養贍方春水發
時則于隄上造蓋草房每隔一里則住一家率附近
烟戶往來守護見有薄削處所卽自行培補州縣水
利官不時巡視若大勢危急卽飛報該州縣率夫金
力救助凡隔年農隙則通行加幫脫有疎虞隄長同
當治罪州縣分汛蒞官與坐視不救之正印均受叅

罰庶幾責成重而人心自爲守庶得同舟共濟之誼
矣 總督部院祖批三屬利害攸關允宜酌永久之
方使各蒙樂利安戎官詳議至當至公可以排衆論
而決羣疑而安陸府所云更爲善後要着仰行三屬
一一遵照乘時急築若再偏執阻撓當以畱患殃民
題究地方官不職矣 撫院林批三屬各執其是終
同築舍府廳兩議旣稱可行可久仰卽嚴飭各屬遵
照務期永絕異議 撫院張批如議速飭行繳

順治十三年築高家壩蕪决榮家壩决郡同知馬更議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五

驗隄分築以專責成

順治十四年榮家壩築成黃家灣决何家套决劉家灣
决

順治十五年築何家套蕪决莫老潭决汪家剝决秋七
月綠麻黃家灣决

順治十六年沔潛大苦水害沔潛會請築蘆泐河以塞
上源

順治十七年潛江荆門江陵監利荆衛會築綠麻黃灣
兩隄守荆西叅政顏敏刻石紀成

守荆西叅政顏敏碑記。記曰環郢皆水也惟沙洋
下至綠麻黃灣三江口一帶當襄河下流害關荆潛
江監衛屯爲尤甚五代時南平王踞江陵荆邑盡屬
轄沿要害百餘里築隄捍之自沙洋至三江口統名
高氏隄距今將千年民猶稱焉王權無分制故垂利
大且久也嗣是修築數十見皆江監荆門衛屯與潛
均任之遠無論卽明正德丙子嘉靖癸卯丁未萬曆
丁酉成例具在

今上戊戌仲夏綠麻黃灣兩隄先後決余時巡荆南一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七

日者百姓譁呼塞道僉言水至城不沒者三版同時
監利亦告災余訝而未得所以越數日始知兩隄決
爲江監害至此郢太守丞暨潛令相繼請協荆前太
守哀民窮執不可然水害更一年矣新太守耿君來
荆紳衿士庶見必言及君性溫厚不作意見乃從民
志具詳於余適從荆南移守荆西因得盡兩屬官民
而告曰若若綠麻黃灣之害乎將惜勞一日而貽患
無窮乎抑盡力此時而垂利百世乎將偏執私衷而
民命嘗試乎抑和平相濟而造福斯人乎衆曰惟公

命余遂率詣兩隄相度估算計綠麻水旱隄共長四百五十九弓用夫二十二萬六千一百六十名黃灣水旱隄共長三百三十三弓用夫一十萬六千四百一十四名率以十分潛汎隄也獨出夫四分五釐荆門出夫一分五釐江陵監利各出夫一分七釐荆衛僅出夫六釐按隄計土按土計夫按利害主協計分數請之太保李公少保張公直指李公報如余議爰命郡丞林君督其役君慘澹經營罔辭勞怨起去年季冬成今年仲夏凡六越月雖度歲不歸署追法古

之過門不入者歟思相度估算時黃泥流水野無居人曾幾月日而來牟蔽野村舍成林耕者釣者桑者牧者比比而然向非兩屬官民同心共事將譁呼塞道告災請協無日得休矣民則誠愚官茲土者其忍焉否乎郢太守馬君逢臯與荆牧薛君繼巖潛令葉臣遇江令戴廷講監令韓望荆守備周兆賢均有功于斯役得同荆太守耿君拱極郢丞林君文學並書諸石以志不朽若上而太保少保直指諸公明德豐功所在皆是無待余言爲頌下而趨事胥役例得刊

碑陰不敢與郡縣等示鼓勵且不忘勞云

泗會潛築蘆泐河尋決

泗陽詳報本年正月內潛泗兩屬紳衿上庶議塞水源以爲一

勞承逸之計卑州已經移會潛江知縣葉臣遇并兩屬紳衿士庶于地名拖船埠公同商酌彼時照受審之多寡定修築之分數泗認六分潛認四分衆議僉同士民咸服擇取十月十六日告土二十日與工合具詳報

康熙五年某泗潛大苦水害分守荆西副使以修隄不
如修河議請濬旗鼓隄以殺水勢允之更名旗鼓隄
爲通順河

康熙六年楊旺屯營隄決荆安兩郡大興役尋決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五

康熙七年兩郡復大興役知縣王又旦作屯營隄歎

知縣王又旦屯營隄歎三首 四月怒濤高竒相亂

南紀圻岸無餘基茫茫盪風水麥豆入渺漫樹杪躍
魴鯉沱潛稱澤國民力素窳些至今千里外道路多

逃徙隄塍不永固忌醫養瘡痂遂乘三冬涸驅策薄

修理總總饑寒人挾畚到江涘斟酌啖餼糧袒裸宿

荒藟燧黎能幾何性命賤如蟻 漢水注東南勢危

如建瓴蟻壤啓禍穴汎濫擬東溟鄙人寡聞見祇役

始揚舲登城看江臯上下照列星西北多崇山嶺岼

入望青或言移作障永使波濤寧愚公願力堅神人
亦有靈此策無乃奇荒誕不可聽 一日築一寸十
日築一尺校計尺寸間民力無輕擲北風起枯楊凍
雪黯沙磧非不懷偷閒長吏有促迫防舟不惜砌防
焉不惜輒啗爾河伯心堅忍有如石

康熙八年四月隄再决知縣王又旦作後屯營隄歎

知縣王又旦後屯營隄歎

并序

歲戊申漢水决潛

之屯營灣十一月興築余既作詩以紀其事時荆人
郢人議協築郡縣會勘互有推委各持一論甚堅工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旱

既興屢促荆人不應至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又决而
荆亦爲魚矣此隄數年已三潰因悼居人之逃散且
棄成勞也作後屯營隄歎 四月月晦北風急十日
滌雨地軸濕隄上人家愁相向渺瀰一陷嗟何及須
史坼裂雲散亂蛟龍震怒波濤入塞菱沈璧吾不能
低頭墮淚江頭立 號旃乘勝白日伏大麥萬頃看
將熟欲穫不穫付馮夷老蛟得意上高木嗚呼一隄
潰三載有田不勞植嘉穀流亾獨厪官長憂今年隄
决無人哭 漢水湓漫聲亦太郢中荆南共利害前

年爭論何斷斷養虺成蛇理已昧遂令兩郡值百罹
坤維震仄鼉龍會請君試登龍紀山平疇到處聞擊

汰

龍山紀山
在荊州

邑人朱載震後屯營隄歎五首

晦色凝羣木冥濛

連曉昏飈發催急雨雷電相追奔老蛟挾怒濤滾滾
上高原砉然坤軸裂極目巨浪翻瞻望隴與陂瀾漫
類胚渾頽屋息游鱗盤渦狎鼉龜累土難爲障下竹
難爲楗吁嗟流離子千家幾人存天未憐此方理勢
安足論 蕩激如觸山汜濫疑無地白日照四野高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空

天但仰眎修築冬徂春豈謂失預備力役兼力膏農
人形神頓引領冀麥熟將刈無一穗犁鉏空在手安
閒及健特哭聲向水涯哭罷轉長喟聖人有遺訓進
止在一簣由來螳穴微足爲成功累 漢水東注江
委折亦何紆荆爲沮洳地潛亦數澤區長隄百餘里
一簣皆足虞兩兩勢相倚害豈獨潛隅歟薄走驚湍
陸沈祇須吏有田不可耕有賦日以逋如何逞異議
致令驕天吳潛人憊已甚荆人何其愚失計嗟莫及
負手立踟躕 湯湯悼河廣浩浩揚碧波平明無收

唱中夜有鳴鼉昨拾隴上麩餉饁互答歌今聽斷岸
雨相對歎無家黑雲震將合大風捲白沙饑鳥向人
啼長林無靜柯苦樂易倏忽爲時曾幾何還念版築
勤積土高峨峨一尺旣不成千丈未爲多安得移山
力轉石塞岷嶓剝極竟不復慨焉發咿嘸廿年無
樂土獨立怨荒丘方幸巨功成汗邪或滿篝寧知狂
瀾逞不辨渚與洲合回勢益猛海若走平疇勞農生
計盡辛苦蓐不收可憐幼兒女吞聲棄道周有郊應
可念恐作他鄉流會看南來雁勿復稻梁謀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三

八月水平合兩郡役興築知縣王又旦作決可塞篇

知縣王又旦詩 草枯水涸決可塞大吏小吏齊徬
徨策馬驅車蔽原野議定皆云事已臧是時凍合天
地閉大雪三尺同雲黃有時霰下大如雹慄悞當是
陰搏陽役者一百四十萬挾鋪欲舉不得將無衣無
食何能存麀集獮叫徒俛俛或云此地有龍湫不遠
五里當祈禳時迫從俗且尚鬼奉以美酒五木香有
羹盈登粟蒲豆沈璧色粲如截肪祝曰康熙八年夏
屯營失守罹禍殃老羸轉徙樹木拔極天搖漾波濤

光值茲農暇捺版築役人背褰百日糧雪深見雪不見土十旬黠黠雲低昂爾神靈否來應之無爲徒與
鯁鱗藏宿留波起如人立龍湫龍出遠徇我答言此
事乃天意扶顛當知策須良河隄透迤一千里龍身
豈有千里長滔滔于今萬斯年喧歷久已困荆襄南
紀有山不足用西北徒攢如劍芒若遣五嶽禦四瀆
諸峯以次羅成行如何偷安在別域闕瞬無益失紀
綱請觀天河南北流衆星亦在水中央古來任人不
任法漢武封禪塞宣防嗚呼神龍言止此郢南何日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聖

安耕桑

康熙九年五月屯營隄築乃成都同知劉餘霖刻石記
之更名新豐隄

郡同知劉餘霖記

新豐隄者舊爲楊旺屯營二隄

濱于漢水介綠麻黃灣之中實切荆安兩郡之利害
自康熙五年始兩郡分築民不得休息以至于今其
間人事先後之不齊工力堅瑕之不一或未竟而輒
壞或甫成而卽潰魚鱉驕于南畝鷗鳧浴于東郊室
廬蕩析流離滿道上厪飢渴之憂更五載矣八年夏

六月撫院林公以勘災舟緣潰隄之下時維潛江荆門合築之隄尚存率荆安兩屬官民登焉狂濤怒號魚龍出沒茫無畔岸猶如大壑于是備詢修築利害得失之宜兩郡民生疾苦博訪先年沙洋綠麻黃灣故事遂謀于本藩劉公命餘霖鳩兩郡之工合力築成之檄兩府率所屬會度地勢建立形式計算夫役屯營水旱隄今名上新豐計九百四十五弓楊旺改口隄今名下新豐計八百九十六弓月隄計七百二十二月弓共計隄二千五百六十三弓主協分數悉遵

綠麻黃灣舊例八年十一月興工九年五月念五日大隄告成八月二十日月隄繼竣歷冬春夏秋四時爲日二百八十有奇雖祁寒暑雨歲時伏臘餘霖未嘗一日去是隄也隄成之日綠隄上下畝入數倍流離之民漸歸故土父老以楊屯之名數不利于隄五歲以來徒勞我民未底厥績今新隄甫竣豐年應之請更其名爲新豐之隄從民望也餘霖曰嗚呼大利大害之所在誰不欲速成之以安其民而謝厥責然非有大公而無我至明而不蔽者爲之主張而綱維

之雖曰勞于下曰瘁吾民徒以自困而已安能冀其
尺寸之獲于萬一也耶所以古人成功之日必歸功
于其上豈皆好諛哉誠審于事勢之必然者爾是隄
也數年之間兩郡之民交相諉亦交相誑是惟交相
害靡有寧歲官兩郡者未嘗不思日暮躋之衽席之
安未嘗不平其心和其氣與爲親睦與爲牧宰究之
築室道傍謀不得其術撫藩二公鑒因循之原除嫌
疑之迹委任責成獨斷而力行之雖兩郡之民大兵
大役大荒之餘四五年間必不能成之功不終歲而

成之何其神也何其偉也餘霖思授事之初凍雪兼
旬雷電非時棲宿于白沙黃水之原雨暘風霾倏忽
異態日與拯耆鍾者同作息卽一飢之間不忍祗懼
也幸寮案之同心役不再檄工無間時雖雨雪得以
弗輟疇昔之日其交諉交誑且交害者今一旦而交
勸交勉交助矣噫非甚盛德何以格民心有若此耶
是豈吾兩郡寮案所敢冀其萬一者歟而餘霖竊有
厚奉于其間矣今日之功不可以不知其所自爰識
其始末以貽後人

康熙十年白湖決鄭浦決知縣王又旦皆有詩記事是
年六月班家灣大決沔陽不救潛岸圻磯裂波撼城
垣

知縣王又旦塞白湖詩 塞白湖六月三日河伯怒
河水直下一千尺隄內隄外無乾土負薪兮薪不屬
舟船不敢近兮乃停于澚斬茅根兮爲樅纒纒微弱
兮難撐柱田中止有十老夫十老夫飢餓自朝至日
昃扑之不畏仆於路側白日西舍將昏黑波濤一夜
安所極噫吁戲白湖汎流何時塞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吳

王又旦歎鄭浦詩 噫嘻吾見鄭浦之水駭奔而趨
于田也蕩激天地何冲瀾大木傾欹鳥不下齧桑淮
泗將無同君不見前年屯營隄潰口長十里三年無
有一年豐今年農人學插秧交媵纔受黃雀風陽侯
難測識矍鑠久稱雄擊鐘考鼓入鄭浦良田盡屬蛟
龍宮歎鄭浦鄭浦南下一十有三區畔隴舊與此區
通一區之田一萬畝坐令十餘萬畝嘉禾失青葱噫
嘻危哉我行隄上望蒼穹媿乏昔人畫地撮土法宥
冥無由致八公鴻寶枕中有奇術至今不復傳神功

兩月以來早已甚于村登薦祈靈霽雨師不至天吳
至火旗照入波濤紅歎鄭浦版築又歌澤門哲役人
哀怨無時終

康熙十一年班家灣大決沔陽西湖黠民豪家利其淤
生相約不築盪嚙城壩郊關市肆悉墮蛟宮縣治僅
存其半知縣王又旦作民居今已壞詩

知縣王又旦詩 民居今已壞民力誠可惜如何桑

柘野三年爲泛宅南郡方全盛此地屬沮澤高氏與

花封

五季時始築高
氏花封諸隄

版築勞區畫一自城斗隄蓄洩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四

寡良策金錢委蛟鼉突竈走蜥蜴里人狎駭浪冥然
卒被格有如抱貞疾偷生戀茵席小吏議防禦筵撞
亦何益無能叫九閻頰仰愧夙昔

康熙二十一年吏科給事王又旦疏請禁協濟隄工之
害民永賴之

吏科給事中王又旦請禁協濟隄工疏 題爲敬陳
湖北隄工協濟之害伏乞

勅部速行禁止以甦殘黎事 臣竊惟湖北荆安諸郡負
漢水以居百姓以隄爲命一經潰決各官處分照黃

河之例革職督催立法亦甚嚴矣然黃河隄工歲支國帑有一番費用則有一番報銷而湖北諸郡縣隄工則皆問之百姓水利諸臣派夫議價遂得任意以爲輕重百姓旣竭其力復竭其財本境旣勞胼胝他邑又復告協嚴檄之下分身無術其厲民爲最甚者也臣查安陸府自鐵牛關以下皆係鍾祥汎地又拔潛江景陵矣潛江自長老垸以下皆其汎地又拔江陵監利沔陽矣關廟係荆門州汎地又拔潛沔江監諸州縣矣臣以爲拔協之不便其害有五天氣寒凝畚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巽

築斯興百姓裹糧數百里之外多有凍餒而死者一害也夫役上隄到工完工不得不假于胥吏之手包折需索勢所不免二害也舍已芸人致使本境之隄一槩廢弛三害也協夫不便因議協銀水利各官未必清白自矢苞苴旣入私橐上司無從稽查四害也文牒紛紜彼此爭辨動需時日致悞修築之期五害也而水利諸臣不肯毅然而去之者爲其利在于已耳臣七年楚吏備悉此情誠有見荆安百姓之苦大半由此臣查各州縣隄工多寡有七八十里者有一

二百里者惟荆門州屬地隄工纔十餘里耳該州設有水利州同一員關廟一隄年年加耕是其需費臣在楚時見其一簣不施必俟其潰決而始告協于鄰邑曠官廢事

朝廷亦何樂有此坐視成敗之人使之虛糜俸祿乎臣請

皇上勅部永禁協濟之例使州縣各築汎地不得彼此扳扯一有潰決照例處分庶免推諉其于兩郡之國賦民命不無小補也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哭

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題十月初四日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工部議應請

勅下湖廣 督 撫逐一確查明白具題到日再議可

也奉

旨依議

附巡撫都御史王復疏 該臣看得荆安田地依隄為保障遇有潰決滄沒不止一州一縣歷有主協公修但協修隔屬路遙夫役不無凍餒互相紛爭不無

貽誤此科臣有請禁板協之條議部咨行臣逐查具
題再議遵行布政司確議詳稱荆屬隄工並未板協
安屬安屬隄工嗣後俱照各州縣衛本汛各修各隄
不許協濟關廟一隄並未潰決日後應修亦應該州
修築等因前來臣查隄工板協實爲民累似難拘執
成例所當據詳具

題請

勅部議照科臣條議各修各隄永禁協濟庶不致推諉
貽誤矣臣謹會同督臣董合詞具 題奉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辛

旨該部知道

附工部復疏 該臣等查得先經吏科給事中臣王
條奏疏稱湖北荆安諸郡隄工使州縣各築汛地不
得彼此板扯一有潰決照例處分庶免推諉至關廟
一隄荆門州水利州同必俟其潰決始告協於鄰邑
何樂有此坐觀成敗之人使之虛糜俸祿等因具

題臣部行湖廣督撫逐一確查明白具 題再議去
後今據湖廣巡撫王會同總督董疏稱除荆屬隄工
並未板協不議外其安屬隄工嗣後俱照各州縣衛

各修各隄永禁協濟之例庶不致推諉貽誤等因具
題前來查荆安兩郡隄工該督撫既稱照各州縣
衛本汛照依科臣條議各修各隄永禁協濟庶不致
推諉貽誤等語應如該督撫所 題如有不肖官吏
借端科派籌獎該督撫卽行 題參以憑從重議處
至關廟一隄既稱自順治十二年重修以後并無冲
决告協之處似荆門水利州同應無庸議者也奉
旨依議

沔陽黃里禁止協濟隄工碑記 楚之荆安兩郡介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五

江漢之間江流帶荆漢派繞安而江之東南過安屬
之沔陽漢之西支入荆之江陵監利是皆有分土矣
自隄工協濟之議行勢豪借以扳扯則主客易位而
多寡勞逸之分殊矣且有風馬牛之不相及而驅之
往役賦工者矣奸蠹因而牟利則徵派無藝而侵蝕
包攬之弊滋矣此舍已而管人彼安坐而計功文移
往來日月虛糜有辯爭之口卽有調停之術觸事增
長爲變百方病民虐鄰莫此爲甚此給諫王公禁止
協濟隄工之疏所爲兆民永賴者也公久爲潛令凡

水道之所經過提封之別境壤較若列眉其築防固
圉興事勸切靡有寧處而協夫之議荆安兩屬東西
交訐公每攘袂抗爭迫于權要未能猝奪已乃奉督
院荆安兩不相協之諭而其他之扳扯如故也荆門
州沙洋之關廟隄僅十餘里在漢水之西于安之漢
東各屬與遠而荆之江陵監利皆無當也昔年借口
興陵外護板害四及今江監舊派之隄工三分已不
相協遂以其一分加于潛江一分有半倍加於沔已
之所取纔得餘分之半耳各屬趨沙洋如拱工畿而

荆門之於各屬曾不得一舉畚鍤視漢東交協之困
抑又甚矣既而公以考最晉列省垣痛念往事遂歷
舉安屬協濟五害敷陳入告而於荆門之板協尤
三致意焉隨奉 允覆勒爲明禁由是潛之民安而
通郡各屬之民舉安在昔漢詔有云與我共治天下
者其良二千石乎蓋守令者親民之率也後世重內
輕外視令長若傳舍日闕而已如公之痼瘼在念必
欲使一夫無不獲而後已是真能任天下之重者也
昔之循吏以通溝洫障陂澤修隄防正經界爲首務

然時過則已未有惓惓塵事後之思爲將來立善後
經久之計以斯列於循吏又出名杜之選矣公之治
潛一以實心行實政其作興文教則立傳經書院審
丈量別里賦則置清田冊載之縣志他屬鮮能行之
者今又有禁止協濟隄工之疏以甦積困公之德施
溥矣河人以釋沙洋重負感激尤倍於他屬將舉公
疏合各上臺詳覆遵行禁論鑄諸樂石以垂不朽里
以河人從諸紳衿之後竊喜而僭爲是言以記公名
又且陝西西安之郃陽人順治戊戌進士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五

康熙十九年五月李漢平灤江以後灣張家湖蘇湖諸
處齊潰六月新洲夾衝嚙護城隄七月霪雨水驟漲
北城崩陷五十丈東南二譙樓盡圯居民溺歿者甚
衆邑人朱士尊莫與先作水上謠蓋紀實也

邑人朱士尊水上謠

并序

歲庚申歷夏如愆如熏

五月杪漢水大漲李漢口爲奸民盜掘沒我東浦田
廬嗣是馮夷益跋扈潛之上游爲新洲寺乃千里巨
津之所注圩人不戒遂徇徇瀾漫城郭立圯人畜歿
者無算余巢居磬磬作水上謠紀之凡目之所擊身

之所歷與夫方言里語雜成十六絕用寄澗上釣叟
莫與先進之同病者 去年旱魃已非常泥淖翻成
士別字

沉澆漿浩浩儵從天上至却嫌無禹有襄襄 六月

凝寒敵暮秋彌旬霪雨作洪流不須河伯頻驅浪報

道高原已蕩舟 民力民膏殊可憐無窮豁壑待金

錢試看雨雪臨門日貴賣夫簽賤買田 役夫以簽為

七十餘萬工西成蒲目赴東流易子析骸何日休 房鬻其強半

一寸隄工一寸血祇將畫餅飼陽侯 旬日狂風海

颶同一湖茅屋似浮艘家家露處無生計不歎騰蛇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蓄

是鄧通 諄諄綸綍飭河防莫遣其魚遍楚疆蟻穴

有人會祝網刀頭危蜜即爭嘗 有庇盜决者民遂

百雉惟將三版懸改逢井邑有誰憐人如屋鼠緣甍

棟三日無炊血泪漣 新洲隄决潛城圯 葉傳聞

破浪來家家兒女哭聲哀貪生畏死須與裏鍛羽籠

中祇自裁 越二日始有操解 置身風露敵炎蒸盡

似千鈞墜一繩頽屋聲高魂九逝茫茫彼岸共誰登

男婦悉穴椽而出 百載譙樓似蜃樓一經紅日即

全收可憐人作窮林鳥集向高樓葬海滄 登樓避水

伏屋頂者三日 者與樓俱

盡 連朝風雨夜鳴鼉公勿渡河公渡河骨葬蛟宮

君莫怨幸從此地避催科里排渡河舟 覆溺者甚衆街頭滾滾

捲洪波看盡城闌擁棹多編筏何人哀蟻命歛揚無

計奈秋何有編筏市米者無地可 置炊遙望嗚咽而已幾年辛苦事花

農余別字東 浦花農桃塢梅岡香正禮何事靈胥翻濕盡只

餘臺砌夜喁喁 獨坐愁亭思悄然東流恨水已連

天芄芃禾黍須臾盡忍看化血出龍淵用第五橋東 流恨水皇陂

岸北結愁 亭之句村村比屋素封居鷄犬桑麻儘自如膠

瀉一聲天地晦萬家煙火赴歸墟壑沒亘二百餘 里成徙迨盡

沿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五

五月南風擁怒濤屬民蒙瓜出山巢習流那得三千

士射却翻雲倒岸蛟

邑人莫與先水上謠和韻 天吳憑怒賦非常申酉

無從乞酒漿嶓冢荆山畱禹迹曲防計左屢懷襄

其雨其雨夏兼秋泫澤犇於竹箭流蘆泆夜津皆邑 左右水旁地名

遠邑東西南流經監 利泗陽境入于江月泝泥湖為一壑秦人胥溺越

人舟月泝吾鄉地名 鄉廬基蕩然水自南侵北故有秦越之喻中

泝索處影相憐元叔何曾囊一錢女魃應龍仍歲降

具區悔種陸生田用天隨 于事潛流不任尾閭流萬壑

乘高怒未休計較改田無改邑何妨書社也稱侯新洲

寺决邑中岌岌遂川棄田保城之計掘白 水弱寧

知火烈同城傾夜半迫呼艘曰中水出難東走敗堞

封夙雜馬通七月十七夜霪雨如注水驟漲五六尺衝颶霾霧邑北城崩陷溺死者甚眾數

百年未有 祗防民口莫川防顧役錢乾費井疆昨

夜陽侯惡作劇攀牆縛棧太郎當 漂蕩填淤利害

懸誰歟私庇若為憐庇决見石戶詩 白頭逸老瘖吞槩浦上

愁吟清且漣李漢口决石戶翁所居東浦田廬蕩析 宜莊蕭灑絕炎

蒸露井梧桐見玉繩但料蠶封難料鱷小樓倉猝抱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五

書登宜莊石戶翁園名 隣父踏災匹馬來沉沙掩裡不勝

哀遙颺正色辭厨傳蠲賑文書勸速裁竟陵令君錢公至潛悉除

踏災諸舊例有宜報十二分之語且力諍申文稍緩云 海市曾傳蜃結樓繁

華滿眼掉頭收何如萬井維魚夢平土為淵岸作漉

早愁馨鼓樹靈鼉簽帖繁於瓠子河夫簽見石戶詩 流冗

轉多徭轉亟邑逃戶入官田計二十餘萬 兕憐隨母

雉憐科隨兕科雉見丹鉛錄 賣犢操船試逐波給家鮮食飽

無多溼湖遂作歸墟地薺麥之茂將如何 陳椽焉能學計然行藏由興不由天申申老婦無良歎便了

何由戀子淵 東園家第亦花農積綠采恩桂欲穠

酤酒分甘讀樂府不殊津酒聚魚嘴 從弟名與願東園其目號也貴

西僉事之翰季父園居竹樹叢密水上為余設按榻日哦誦其間 南村不見黃夫

子環堵舉比定自如欲往決筮來歲美潦深泥滑阻

前墟 沔陽黃天山先生名里字君晦易學最遠 翫條狎鷺對晴濤敗屋

猶勝因樹巢願采汝南黃鵠語 漢汝南翟氏不離渴

虎與饑蛟

康熙二十六年郡同知鄭潤中檄潛水利主簿陳堯典

築棠林垸隄二十餘里增築新豐月隄一百四十二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七

文

康熙二十七年郡同知鄭潤中攝潛事督主簿陳堯典

增築黃獐鄭浦隄又於南城外元真觀傍接泰豐垸

至通會門築禦水隄一百三十八丈修木剝二以洩

繞城積水

康熙二十八年水溢潘家別護城隄潰倉舍民居圯

康熙三十二年河決鍾祥之新庵潛江楊林外九垸盡

沒

護城隄 潛江城東西北皆帶河惟南隅平臨原野周

環一隄表延十餘里爲城障護其西北新洲寺朱家灣勢居襄河建瓴西南夜澤口白鷗灣趙家臺當入荆支流衝要北瀕水府廟河東距潘家到河南則與沱埠黃獐泰豐崔家皖共利害邑治地形低下每值漢水泛漲高與隄平偶失防守城堞浮洪濤巨浪中鄠肆傾圮漂流殆盡曩徵役於市半巨室紳士及豪貲胥吏要免者什之七赴工者皆編戶羸稚不習版築但挾畚掩土應故事而已欲不屢潰其何可得康熙二十九年劉侯煥來以城池倉庫文廟壇壝重地

政教之所由出乃合治內鄉區之役以捍一城計各皖地畝多寡差等授工除要免陋弊增築高厚猶人周身以手足衛頭目罔弗効力焉數年來始無潰決之虞

分區 鄉之有區辨以畛域之近遠別以疆井之方隅其大勢則界以河岸之南北東西南之不必及北東之不必及西土田各有攸屬斯利害各有攸關潛境以內沿河爲隄名曰邊江大隄隄內居民復畫疆各自爲築名曰各皖子隄河水橫溢邊江一潰各內皖

灌頂至踵縱欲自衛勢已不能有田在垸固當赴本
垸之役尤當合同區之力以赴邊江大工如所居門
庭不蔽風雨則必急先自葺未有坐視其傾而誘他
人代爲者亦未有置已之害不防而預爲他人防之
者境內之隄恒有利害絕不相及工房蠹胥借端倡
派公協動輒估派夫宜用至數十萬名以恣行其買
垸脫垸到工完工賣夫簽賣夫票之弊又且冒濫避
役通同包免小民徒有力役之繁苛而終年無版築
之實效更於各垸宜急修築之處令其姑置以從公

協水大漲則顧此失彼同懸於潰甚至玩不加修希
圖屢決屢築以爲奇貨當事者往往不察惑於工蠹
成例陷民悞 國爲害甚大劉侯煥立分區之法

增修

護城隄合邑通派不在分區之例

凡有修築區分各垸惟令受害地

方嚴汛隄修築之責其隔河隔隄利害無涉者永禁
扳協於各區內計畝出役槩除免例以杜諉卸給冊
各垸因時核工俾小民各自爲急忘力役之苦享豐
登之樂良法可垂遠久焉

沱埠區 沱埠院 直橫院東 崔家院 黃樟院
紅花院外 鄭浦院 平灑院 泰豐院

菱灣院 丁家院 古隄院 東湖院 木頭區 木
白測院 陶和院 院灣北耳院 范家 洪水區 洪

頭院 直橫院西 院灣院西 范家 祖院 義豐區
院東 紅花院西 河汊院 虱祖院 義豐區

水院 菱芭院 中務院 磚橋紅庄院 義豐區
永豐院 長亭院 長湖院 范家院西 義豐區

義豐院 荷湖院 河西上區 長老一院 長老二
仁和院 邈邈院 院 長老三院 長老

老四院 坦豐院 新豐院 栗林院 律湖院
白狀院 清洋院 梁灘官洲 黃景院 毛陶

中洲 雙家院 董家 河西下區 官莊院 古埠
院 南湖院 社林院 院 院 沱埠中洲

感林院 彭仲璫 三台院 丁捲院 長泊院
盧花北耳院 花藍院 陳王院 荷花漁池

大小白湖 鄉林院區 鄉林三岸 冀 河北上區 楊
淌湖院 家渠 返灣院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本

湖院 樂豐院 諸通口 暇子湖 蒲潭院
吳家灣 中洲嘴 李文象 檢子湖 三汶院

楊林院 郭文祥 中泗河 河北下區 車墩院
克成院 新藍院 泥茨院 院 唐家湖

沙泗院 沿江院 汪二港 中洲院 馬家灣
楊茨院 太平院 計家院 小茨院 趙林院

院灣區 院灣院 長溝院 夾洲院 團湖院
牛角院 牛埠院 東淌院南 東淌院

北 蕪湖院 後灣院 上江汊 河東黃漢區
院 下江汊院 院灣東耳院 院 院

黃漢上耳院 柴林院 中院 中耳院
下耳院 柴林院 道个院

其不列區內者為獨院洲灘 各自修築不
在赴工之例

河東兩岸獨院 在城 馬狷院 董家灘 何家
泥湖 張家湖 雙鳳院 河南獨院 沙窩院 楊

羅楊院 沙磯長河

官湖 方灘 邊江坑 河西獨坑 上光澤洲 下
紅花坑 東 徐家洲 田家 河北獨坑 顏家灘 彭灘
外坑 永靖洲 七里坑 小觀坑

論曰漢水出山悍疾雷輾較轉淤漫無垠自襄陽大隄而下蜿蜒千里漢以後歷代增築兩岸原田即禹治水故道也潛江適當其委境內長隄數百里頻困畚築尺寸不堅民其為魚流移逃亾糴之賦且無措坑編圩頭大者三四人小則一二人設水利主簿專治其事與水爭地不勝增庫倍薄之勞其間隄防匪一處歲潰築無寧日浸淫流弊議派議協包折濫免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三

圖飽私棄貽害無窮康熙二十年前邑侯給諫王公又且特疏條禁協濟著為令甲大害永除顧治水之道疏與築不可偏廢但議築而不議疏一綫長隄障千里之洲泮欲其萬全得乎下洩則上無橫溢支分則流必平緩川壅而潰理勢固然明嘉靖元年敖侯鉞奏開皇莊淤洲新河潛民以恩名江二十六年沙洋決於西而大河以北為樂土隆慶元年築沙洋夜汊旋決北岸盡為淵海而河西轉成膏沃四年梁侯棟開小河於梁家灣萬曆二年中丞趙公賢疏請

濬開泗港舊河是時又有永鎮決於上以殺洪流潛雖免漂沒之禍各垸之此築彼潰猶且無歲無之迨泗港永鎮繼塞水勢衝激莫禦王侯念祖邑人歐陽東鳳議疏泗港不果厥後潰決之害不可勝紀

本朝康熙五年濬通順河導水由沔之黃荆口仙桃鎮出江此雖與水爭下流孤城猶得暫保至十一年班家灣大決沔人因以爲利堅止不築蕩我城垣數百年縣治僅存西南半隅矣爲河防之說者疏之爲策旣未敢輕議不得已而爲苟且補苴之計邑有賢侯

潛江縣志

卷十 河防志

奎

革一切陋弊行分區畫守之法嚴加修築聊以固吾圉滄桑迭更盡人事以俟之安在今湮淤而病淪漂者不轉而成甌窶汗邪之沃壤今沈溺而宅蛟鼉者不轉而表疆里以生齒一方乎因時勢以善治法攷往蹟以收新效任人尤其要已

潛江縣志卷十終

